



在苦阳大地上

装帧、插图：沈绍伦 金纪发

在昔阳大地上

本社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字数 115,000

1976年8月第1版 1976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71·605 定价：0.3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散文集。

全党动员，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战斗号角，正响彻全国。

在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作者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去昔阳参观、学习。他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歌颂大寨人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英雄业绩；描绘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昔阳大地上出现的崭新的、宏伟的画卷；抒发了昔阳人民“干社会主义，想共产主义”的豪情壮志。

大寨和昔阳人民壮丽的斗争史，是在短短的时间里学不完、写不完的，也是这几篇散文无法全面反映的。作者们只是在这战斗生活的大海中，记下了几朵闪光的浪花。

这些作品，大都语言清新，生动感人，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战斗精神。为繁荣散文创作，作了可喜的努力。

目 录

- 在昔阳大地上 士 敏 (1)
- 开山炮 孙 颀 (18)
- 少年林一叶 张抗抗 (25)
- 不眠的夜 莎 荫 (34)
- 虎头山漫话 姚关福 (42)
- 心窝窝在跳动 杨代藩 (49)
- 蒙山半日 杜 宣 (58)
- 珍泉玉洞 马 骏 (67)
- 火光中的歌 宗廷沼 (72)
- 大会战的前夜 新 柱 (78)
- 诗歌之乡 姜金城 (88)
- 当大寨红花开遍的时候 姜 彬 (96)
- 山谷的回声 张抗抗 (105)
- “野战军” 郭 卓 (110)
- 前线 王周生 (120)
- “大寨楼” 邢庆祥 (129)

- 迈步 奚秋娟 (136)
- 良种篇 孙 颀 (142)
- 茧花赞 宗廷沼 (151)
- 飞腾吧, 蒙山 道 诚 茂 林 (156)
- 写在狼窝掌 姜金城 (162)
- 金泉 杨代藩 (168)
- 明年春天再来 茹志鹃 (177)

在昔阳大地上

士 敏

怀着无限的向往，我从那滔滔的大海之畔，来到这万山丛中的昔阳县。

昔阳，这个太行怀抱中的小城，过去的岁月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如今，她却象一颗晶莹的宝石，放射着夺目的光华，成为全国人民瞩目的地方。她是大寨人的故乡，她高举“农业学大寨”的红旗，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斗，使历史上那个“山高石头多，年年灾情多”的穷山窝，变成“一片新山河，处处米粮川”的富饶之乡，成为全国第一个大寨式的县。

这儿有来自青藏高原的佩着腰刀，身穿藏袍的藏族农民、牧民；有来自遥远的大凉山的系着耳环，身穿筒裙的彝族女干部；有来自黑龙江畔的贫农老大爷；有来自海南莺歌海橡胶园的年轻人。人们跨千山，越万水，来到这儿，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大寨的道路，向昔阳的人民学习。就是怀着这种感情，半月来，从南端的白羊峪公社，到最北面的石坪大队，从滹

腾的西水东调工地，到雄伟的西固壁劈山改河工程，在这一千八百平方公里的昔阳大地上，我看到多少壮丽的图画，听到多少激动人心的故事呵！这儿的每一道梯田，每一座水库，每一孔窑洞都使我倾心，都使我神往，都使我赞美。为了和远方的战友分享这珍贵的激情，在温暖的窑洞里，面对着那苍茫的太行群峰，我提起笔……

第一封信

××同志：

清晨，迎着东方的曙光，我们的汽车驶出昔阳城，越过松溪河上的大寨大桥，沿着一条盘山公路，轻快地向前行驶着。美丽的朝霞给那屏障似的连绵的山峰，镶上一道金色的边。庄稼已经收割完了，那一道道用石块垒成围堰的大寨田，看上去是那样的平整、舒展。褐黄色的土地上蒙着一层洁白的霜花，柔软而又素净。山凹间排列着一层层崭新的青石窑洞和瓦房，场地上堆放着无数的玉米垛，那原本就是金黄灿烂的大玉米棒子，被朝霞一染，简直就是一座座黄金堆儿！

“真美！”我不由地从心里发出一句赞美。

陪伴我们的县委干部老王同志，一直静静地瞅着窗外，听了我的赞美，他满怀感情地说：“待会儿还有更美的呢。”

老王说得不错。汽车沿着陡峭的山谷，拐了几个弯，经过一阵粗重的喘息，登上山顶。这是一块山顶小平原。我们走下汽车，放眼看去，只见左面是高峻的山坡，层层梯田，直接天

边，山腰上两只圆形蓄水池，熠熠闪光，就象两面耀眼的明镜。右面山脚下，沿着河滩，有一道石砌的大坝，随着山势，蜿蜒起伏，直奔远方，坝身上写着一行白色大字：“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真是气吞山河，蔚为壮观。大坝里面，是一块大平原，一马平川，直通对面山根，看上去总有上千亩。几辆红色拖拉机，就在这大片土地上往返耕耘着。我们来昔阳好几天，走了不少地方，象这样连绵成片的人造大平原，还不多见。老王同志告诉我们，这就是有名的界都河筑坝造地工程，这一片有着三千亩土地哩！

面对着这宏伟的景象，我们一个个都止不住啧啧称赞。农场来的小孙象朗诵似地说：“呵，这真是无限风光呵！”“说得对，这幅图画，是在斗争中描绘出来的呵。”老王点点头，说：“从规模来说，这项工程在咱们昔阳算不了什么，可它是昔阳人民以大寨为榜样，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第一仗，是一座里程碑。”老王告诉我们，虽然毛主席早在一九六四年就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可那时县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推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不但不学大寨，而且反大寨。他激动地说：“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摧毁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九六七年，新生的昔阳县革委会一成立，就向全县人民发出：以大寨人为榜样，三、五年内把昔阳建成大寨县的号召。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第一仗就从这界都河开始了。”老王指着下面的河滩：“这儿原来的河床，最宽的地方有七百多米。平时干枯无水，乱石滚滚，一到汛期，洪水泛滥，造成灾害。当时决定在河滩上筑这样一条宽五米，高八米，长三

千六百米的大石坝，把洪水拦在外面，里面可以圈出三千亩好土地。当这计划公布出来后，不少人欢欣鼓舞、拍手叫好，阶级敌人和那些有严重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却极力反对。阶级敌人胡说什么：‘人走人路，水有水道。鸡不和狗斗，人不和水斗。冬天筑个坝，夏天冲就垮。’那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则唉声叹气，扳着指头，横算竖算，这样大的工程，三年也完不成。可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咱昔阳人民，根本不听信这一套。一九六八年九月，陈永贵同志率领县委领导和来自全县二十个公社的一千五百多名治河大军，扛着镢头，担着箩筐，浩浩荡荡，步行三十多里，从昔阳来到这里，瞧，只用了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就完成这全部工程。”

这时太阳从那峰峦叠嶂的万山丛中高高地升起了，那灿烂的光华把眼前的平原、大坝照得亮闪闪，光灿灿，那“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八个大字显得更为雄伟了。

老王继续说道：“这界都工程治理成功后，对咱全县震动可大了，大伙儿认识到，不靠天，不靠地，只要坚定地走大寨路，就能改变昔阳旧山河。于是一场移山治水，筑坝造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人民战争就在昔阳全面打响了。从县到公社，从公社到大队，几乎社社有规划，队队有工程，可热火了。而且收效很快，成绩显著。拿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六年来说吧，全县的粮食总产量只有八千多万斤，平均亩产只有二百斤。经过三年奋战，一九七〇年总产量就突破两亿斤大关，平均亩产五百二十斤，一跃过了‘黄河’。一九七一年总产量又上升到两亿三千六百二十万斤，亩产达到了六百四十一斤，

咳，那个劲头儿。”说到这儿，老王指着旁边一座陡坡上一条浅黄色的羊肠小道，说：“可前进的道路就象那天王山上的小道儿，曲曲折折，困难着哩。就在一九七二年，咱们遇上了一场百年未见的大旱。打从春播直到秋收，就没下过一场透雨，当时河水断流，水库干涸，地里土块硬得象石头疙瘩。一些老辈人不由得想起一九二〇年的大旱，时间尽管过去四十多个年头了，可那种惨象至今人们还历历在目。”他指着远处一个村庄，“就拿下面这北界都村来说吧，全村二百多户人家，就有五十六户人家饿死绝了户，整个昔阳饿死的，外出逃荒、讨饭的就更不计其数。而那一年只不过旱了四个月，可现在一旱就是十个月，而且旱情还要继续发展下去，情况多严重啊！这下，阶级敌人，资本主义势力和原来对学大寨就有抵触情绪的人，可来劲儿了。他们嗷嗷叫着说：‘昔阳这几年学大寨步子迈得太快了。’‘昔阳走过头了。’甚至公然提出，‘眼下主要的是抓钱渡荒，活命要紧。’再加上社会上刮来了一股所谓反极‘左’的妖风，一时间真是乌云蔽日，人心惶惶。有的社队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队伍悄悄解散了，有的又把车马人力重新弄到外面去搞副业走老路了，县委领导班子中有些人也动摇了。”说到这儿老王叹了一口气，沉重地说：“一句话，昔阳怎么办？咱们到底走哪条道？”

一只山鹰在头顶上空无声地盘旋着。除了远方传来的开山炮声，山野是这么宁静，静得我们能听到自己的呼吸。

老王点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豪迈地说：“就在这个时候，陈永贵同志深入到一些公社、大队进行了调查，他明确

指出：‘实现大寨县，路线是根本。摆在咱们面前的是一场明明白白的路线斗争。现在，我们是前进四十里，还是后退四十里？这是县委和各级党组织必须回答的问题。’他还告诉县委的同志：‘学大寨，就是要解决路线问题。路线不对，寸步难行，就只能在顺利的时候学大寨，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就不能学大寨。而现在正是学大寨的大好机会。’……”

这时，忽然从山后传来一阵嘹亮的歌声：“虎头山的山峰呵，松溪河的波，看不完的美景呵，唱不完的歌……”歌声热情奔放，打断了老王的叙述，也吸引了我们。但是回过头去，只闻歌声不见人。正奇怪，从山凹后面转出一队穿红花袄儿的姑娘，小的十八、九，大的也不过二十五、六。她们有的肩扛锄头，有的手提铁锤、钢钎，一个个脸上映着朝霞，红扑扑的。她们又唱又笑，开心极了。看到老王，老远就喊开了。老王看看她们手里的家什，笑道：“嗨，铁姑娘们，又到哪儿去开山放炮呀？”一个手提大锤，粗眉大眼的姑娘用手向前一指：“瞧，前面那小山坳，咱们要把它削平。大老王，过半个月你再带人来参观吧，又是一块人造小平原。”老王笑着直点头。一个胖姑娘忽然严肃地说：“俺的好老王，你可得坐稳当。”老王一愣：“咋？”胖姑娘神秘地说：“这回呀，咱们可要放一个顶大顶大的大炮，一个炮眼眼里光炸药就装五千斤，你不坐稳小心弹上天。”说罢，姑娘们发出一阵快乐的哄笑，一个个象灵活的小山羊，在蜿蜒的山路上轻捷地跳跃着。那一件件红花袄儿就象那一丛丛盛开的红山茶。

老王感叹而又自豪地说：“这样的铁姑娘在咱们昔阳多得

很，都是跟大寨学来的。咱们言归正传，当时陈永贵同志建议县委的领导成员，不要浮在上面看风向，皱眉头，下到大寨去，”他指着姑娘们的背影，“下到广大贫下中农那儿去，看看他们是怎样想，又是怎样干的。县委的领导重新来到大寨大队，他们所看到的是：社员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挑着扁担，挑着水桶，一路汗水一路歌，步行十余里，担水浇地；他们所听到的是：‘一年旱，要大干；二年旱，拚命干；三年旱，夺高产！’这样震撼人心的战斗口号和庄严的誓言。后退吗？甭说四十里，大寨人连半步也没想过。他们走访在各地贫下中农中间，情景同样如此。界都公社老贫农李世东把自家旱井里存下留着吃喝的七十多担水全部拿出来，给队里浇地。老李是残废人，队长不忍用他的这点水。老李说：‘担吧，只要咱们按着大寨人的道儿走，战胜干旱，就不愁我李世东没喝的。’刀把口公社二十多个六十岁以上的小脚老大娘，组织起一个老大娘抗旱战斗队，步行十余里，参加担水浇地，人们劝她们歇着，她们说：‘这点苦说个啥，要是再走上回头路，让资本主义复辟了，那咱们这些人才苦哩。’象这样的事例，真是多得数也数不清。这就是咱贫下中农的声音，这就是咱昔阳人民的誓言。县委的同志们点着头，含着泪。他们明白了，脚步应该怎样迈，路子应该怎样走。从县委发出一个战斗号令，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全县的贫下中农站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一线去，反右倾，鼓干劲，坚持大寨路，誓死不回头。而且说干就干，县委的领导成员，带领机关干部，立即奔赴水峪、杨家坡、南郝峪三大水库工地，一场更大规模的学大寨人，走大

寨路，改造昔阳旧山河的战斗就这样又开始了。”说到这里，老王站起来，豪迈地说：“走，咱们去看看这些工程吧。”

我恋恋不舍地凝望着那雄伟的拦河大坝，凝望着那“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八个辉煌的大字，不知为啥，我想起登八达岭，眺望长城的情景，我觉得眼前的这界都河大坝竟可以同那伟大的长城相比美。是的，这是一座新的长城，它不但可以防御自然界的洪水，而且更有力地抵制、抗击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恶浪的袭击，因为它不仅仅是用青石，而是用昔阳人民的毅力和血汗凝结成的呵！

第二封信

××同志：

夜深了，这深秋的夜晚，在那温暖的南方，你也许还在那长满椰树的滨海路上漫步，看那闪烁神秘的海火，听那大海的涛声。但在这海拔一千四百多米的太行山上却是另一番景象。听，风在山谷中呼啸，满坡的松树和核桃林发出震撼人心的回响，窗玻璃上的水气凝结成奇丽的冰花儿。然而你不用为我担心，我借宿的那位房东贫农周大娘，早就为我把炕烧热了，她还不放心，又特为给我生了火炉，呵，这热炕和炉火，不但温暖了我的身体，更温暖着我的心。亲爱的同志，此时此刻，我有多少激情要向你倾诉呵！

我是前天到达这个名叫南坳的小山村的。也许你会到地图上去寻找这个名字，那你就傻了。过去的南坳，你不但在地

图上找不到，而且在昔阳城，你问人家，多半也会摇摇头说不知道。南坨——这个穷山窝窝实在是太荒僻，太闭塞了。

南坨全村只有六十五户人家，散居在一道三里多长的干圪梁上，居住在那些最原始的土窑洞里。全村有六百多亩地，却分成四千多块，最大的不到一亩，最小的只有几分，用南坨人的话说，这些土块块都在“山上”挂着哩！整个南坨，山高坡陡，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别说汽车、马车，连驴子走道儿也嫌累得慌哩。人们吃水要下三道坡，二道梁，从五里外的松溪河去担上来。当时的粮食亩产不到一百斤，社员们年年等吃国家的救济粮。这一切，正象多少年来在南坨人民中流传的一首顺口溜所描绘的：“一道圪梁三里长，年年岁岁闹灾荒，南担煤，北担水，磨道跑断两条腿，坐上锅，没有米，要想富裕离这里。”正因为它太穷了，县、社干部见了都摇头，有一回，一个干部下来住了没几天，就背着小铺盖卷儿跑了，临走，摇摇头说：“南坨、南坨，实在‘难闹’。”从此南坨又变成“难闹”。

贫穷锻炼了南坨人的意志，贫穷给南坨人以革命的力量。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响应县委的号召，如饥似渴地向大寨人学习，坚定不移地走大寨的道路。九年来，他们流大汗，出大力，豁上命干，结果怎样呢？瞧，他们开辟了盘山公路，汽车、马车通行无阻，他们搬走立姜山，削平走马岩，炸平八亩坨，掀翻北山顶，在高山顶上造出一百多亩人造小平原，同时他们还改造土地——挖掉地里的石头，再从很远的地方担来泥土，厚厚地垫上一层——用南坨人的话说，这叫开肠破肚，给大地动手术，就这样把原来挂在“山上”的六百来亩山梁地，修成了地

平土厚，有桩有堰的大寨式“海绵田”。这还不算，他们还在山头上建起一个高灌站，修了可容水七千多方的三个蓄水池，铺设了一千三百米长的管道，使原来“滴水贵如油，祖祖辈辈为水愁”的南埝人，现在只要“站在家门口，拧拧水龙头，清水哗哗流”。不但解决了人畜吃水，而且可以引水浇地，从而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一九七〇年亩产达到九百零四斤，一九七四年突破千斤关。如今社员不但不吃国家的救济粮，每年还可以交售给国家二十多万斤余粮哩。过去南埝人从没摸过机械，现在他们有了拖拉机、脱粒机、抽水机……社员们全部从土窑洞，搬进了新建的青石窑洞和砖瓦房，还装上了电灯……过去的“难闹”现在成了昔阳县学习大寨最优秀的一面红旗。哦，朋友，就从我这最粗略的叙述里，你可以看出，这小小的南埝，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呵！可是我知道，你一定不会满足。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再谈谈南埝的人——这一切成绩都是南埝人民用他们的双手干出来的，而且，请注意，主要是一百二十多个劳力干出来的（南埝大队共有三百零五口人，其中有半数是丧失劳动力的老人和儿童）。就是这一百二十多个人，他们创造了什么样的奇迹呵。有人计算过，象上面那些工作量，按正常施工，一百二十个人得干五十年才能完成，而南埝人却用了不到九年功夫！这是些多么英雄的人呵。几年来，不管严冬还是酷暑，他们早晨顶着星星下地，晚上踏着月光回来，一天三顿饭，有两顿是在地头吃的。在这里有垒坝时石头砸烂手指，疼得晕过去，但决不下火线的共产党员王虎头，有冒着生命危险钻进二十多米深

的炮眼里，放炮点炸药的贫下中农社员李新民和王七孩，有脚跟生疮，肿得连鞋后跟也提不上，光着脚，趿着鞋，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里，坚持担土抬石的妇女王兰花和王瑞花，还有六十多岁的烈属梁大娘等十二个老年妇女组成的老大娘战斗队……应该举的事例可太多了。人们说得好：“村看村，队看队，群众看着带头人。”我还是着重谈谈南埳大队的带头人吧。

刚才，围着炉火，我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赵志武同志作了一次生动的长谈。赵志武，这是一个身材不高，但很结实的中年人，由于长年累月的辛勤劳动，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些。也许是我们还不熟悉，开始有好大一会儿他没吭声，忽然，他把肩上的老羊皮袄撂在炕上，从脖子上（这儿农民习惯将烟袋挂在脖子上）取下烟袋，填上一锅烟，深深吸了两口，大声说：“同志，不瞒你说，我是个带错道儿的带头人。”

我一楞。早先我零零碎碎听说过一些他的事儿，可想不到他竟是这样一个爽快人。红色的炉火，映照着他那饱经风霜的脸，映照着他那深沉愧疚的眼睛——告诉我，这些话绝非属于谦虚客套，确实发自他的内心。我点点头。

“带头人，带头人，这个头咋个带，可太重要啦。”他含着烟袋锅，瞅着从炉门缝隙中窜出来的红色火苗，感慨地说：“我从一九六〇年起担任支部书记。过去咱们南埳那个穷劲儿你是知道的。我想，乡亲们信赖我，党把这副担子交给我，俺就得为大伙出力谋福利，让社员们过上好日子。可咋个才是正道儿，才能过上好日子，我脑子里没谱。早先，咱们这儿有句顺口溜：‘有本事的跑生意，有力气的开荒地，有腿量的偷东西。’

俺想：开荒地，费力没好处，偷东西，那要犯法的，只有跑买卖搞副业。队里的一个富农分子和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正愁没人撑他们的腰哩，这下可好，一个个又抡胳膊又捋袖子。我脑子里也压根儿就忘了啥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想到赚钱。我规定，只要每天交给队里两元钱，干啥都行。嗨，你瞧那帮人，有的贩麻皮，有的运土布，有的贩猪肉，有的跑运输，真是乌烟瘴气。地里的活儿荒废了，粮食亩产还不到一百斤，弄得人心七股八岔，富的顿顿有酒肉，穷的家里揭不开锅。当时的小队保管共产党员李锁寿同志和广大贫下中农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脚根，这是在往资本主义道儿上走哩。”说到这儿，他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悔恨地说：“可当时我听不进。心想：俺起五更，睡半夜，熬灯油，绞脑汁，挣下钱，又不是塞到俺赵志武腰包里，还不是为社员们年底分红能多抓几个钱吗？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锁寿和社员们揭发了我的错误，联系刘少奇所推行的‘三自一包’，弃农经商的资本主义道路，进行了狠狠的批判。他们以大寨人为榜样，会上批，田头批，饭场批，炕上批，还有人提议，要把我从党里开除出去。我心想：这下好，咱错是认了，可路也绝了。”

他磕掉烟灰，又装上一锅烟，说道：“谁知锁寿坚决不同意，他说：‘只要志武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嘛。’他耐心地帮助我，教育我，在支部改选时又把我选为支部委员，俺心里那个愧啊……”

老赵惭愧地低下头，半晌，说道：“从此，我下狠心，走大寨